

卷之五

施恩不求报。

传曰：君子有心於施恩，无心於求报。苟有心於求报，即是利在於报。初非为人，报未必可求，而怨必先之，乌足谓之恩哉。是以不求之报，常见於无心之恩。昔尚霖为巫山令，邑尉李铸最强悍，无何感疾，遽至困剧。霖怜之，因请所托，尉拭泪以老母少女对。及卒，霖为割俸，送其母及其函骨归河东，且为嫁其女于二族。一夕，梦尉如生时，拜且泣曰：公本无子，感公之恩，已为力请于帝，今得为公之子矣。是月，霖妻果孕。明年解官，沿流而归，每遇滩险，必见尉隐约立岸上，如指呼状。将抵荆渚，又梦尉曰：某明日当生府，公必以小合送及生府。公果以小合贮粟米，为糜粥之须，因呼之曰合，名之曰颖。及长，极宽厚，敏於仁，笃沁孝，官至大理寺丞。宇文英迪初领黔江都尉，民有扶爱之者，常诉漕台官吏，适坐事系狱，官吏恨之，必欲文致于法。英迪为之不平，力为辩雪，竟从轻断。又三年，英迪沿檄道，由南宾沂流而归。时六月，忽大雨，水遂暴至，波涛如山，中流缆绝，舟人拱手，坐待倾覆。俄见一小舟冉冉出没於烟波间，远来相救。既济，乃扶爱之也。相顾大惊曰：吾昔日平黔之狱，初非有意於君。君今日冒险而来，亦岂知将溺者之为我，岂天意故以彰其事乎？相与感叹者久之。呜呼，当霖之为尉也，不过曰同官，当如是而已，安知有今日为子之报乎？当英迪之为爱之也，不过曰断狱，当如是而已，安知有今日救溺之报乎？此皆无心之恩，不求之报者也。曷使有心，则未必然也。古语云：恩虽乱施，有不期而自会；怨不可作，恐窄路之或逢。真至言也。

赞曰：

怵惕惻隐，七心自生。内交要誉，利心乃萌。仁本天理，遇物而亨。利则人欲，其末必争。毫发千里，宜谨权衡。

与人不追悔。

传曰：老子曰：既以为人，己愈有；既以与人，己愈多。大抵人之临财，多至吝嗇，一毛不拔者有之，与而复悔者有之。今也乃能与而不悔，非真实乐施，安能如是，福德自此而长，岂不愈有愈多乎？昔柳仲涂少时，饮于酒肆，见一书生将谒魏守，求赏葬其父母。仲涂问：所费几何？书生以二十万对。仲涂即日归家，罄其所有，得白金百两、见钱数万，以与悉之，略无吝色。范文正公赏遣其子尧夫，归姑苏取麦。舟次丹阳，见故人石曼卿以三丧未举，不得归，尽以五百石麦舟付之。既归，未及言，文正曰：见故人否？尧夫以曼卿三丧未举为对。文正曰：何不以麦舟付之？曰：付之矣。尧夫怡然，喜见于色。若二公者，是有悔乎？此固伟人，宜有此举。然求之其次，不为无人。比李谦者，富室也。尝值岁歉，出粟千石，以贷乡人。明年又歉，人无以偿。公即对众焚券曰：债已了矣，不须复偿。明年大熟，人争偿之，一无所受。明年又大歉，公复竭家货，设粥以济，赖以全活者，动以万计，死者复为瘞之。或曰：子阴德大矣。公曰：阴德犹耳鸣，己自知之，人无知者。子今已知，何足为德。李浩然者，亦富室也，拯济贫困，积四十余年，未尝少怠。若二公者，亦有悔乎？其後，柳范益通显，二李孙皆登第，所谓愈有愈多，岂不然乎？

赞曰：

为德不终，古人所贱。与其诺责，宁有己怨。君子不吝，果於为善。货恶弃地，藏己则浅。随力所及，斯为方便。

所谓善人。

传曰：孔子曰：善人，吾不得而见之矣。得见有常者，斯可矣。然则善人者，当何修何饰，而能到其地乎？曰：无他，但能践篇中之言，即能到其地也。篇之言曰：为臣当忠，为子当孝，兄弟当晓，夫妇当和，正己化人，慈心於物，不欺闇室，不履邪径，进退以道，积累有功，恤寡矜孤，敬老怀幼，悯凶乐善，济急救危，不衒己长，不彰人短，遏恶扬善，取少推多，受辱不怨，受宠若惊，施恩不求报，与人不追悔，人得人失，如己得失，乃至泽被昆虫，仁及草木，所践如此，非善人欤。昔李文正公昉既致政，因上元张灯，太宗命安輿迎之，坐之御榻之侧，手酌御樽，且选果核之珍者赐之曰：如卿者，真善人君子也，两在相位，未尝有伤人害物之心，此朕所以念卿也。公归语其子曰：吾虽无奇功伟绩，惊世骇俗，然未尝蔽人之善，忌人之进，不欺暗室，度德守分。於此四者，自谓允蹈。今蒙圣上崇奖，对羣臣前，以善人君子见称。夫善人君子者，男子极善极美之称也。孔子尚云：不见吾何人而敢当之乎？汝曹当念圣上崇奖之言。吾平日所践四者之说，於君忠，於亲孝，修谨自立，庶几可以无忝。其子宗谔，亦能恪守先训，为一时闻人。叅政李公穆之死也，上郎时临丧，哭为之恸，既而顾左右曰：天不使好人为朕辅佐耶，何至夺之之早？宗谔问文正曰：从叔为事何如，而能使圣上痛惜如此？公曰：叅政公清简亮，恬澹寡欲，直不忤物，曲不苟合，乃至学术之该传，识量之深粹，真大雅君子矣。加之善与人交，敏於从政，是故捐馆之日，识与不识，莫不交口叹惜。不然，何以感致万乘之尊，亲临其丧，为之长恸乎？呜呼，二公所践，真可谓允蹈夫篇中所谓善人之说也。得名善人，岂为过哉。

赞曰：

乾卦六阳，元为善长。寸阴不容，纯乎天象。受天之中，在人能养。推而行之，安利勉强。阳长阴消，此心天广。

人皆敬之。

传曰：盖巨源为县令，因买罗於公厅上，手自开托。其侍婢从屏间见之，即恚曰：不意今日，乃来伏事一个罗绢牙郎。因求去，不可留。范讽为御史中丞，有一閹史，隶台已四十余年，事二十余中丞矣。每能道丞之贤否，丞贤当声喏时，所执之杖必横，否则直，此语久矣。喧传为中丞者，惟恐其挺之直也。一日挺直，讽惊问故，则曰：比见中丞约客喻庵者，至于数四，某私意异时作相，亦复如此，每事喋喋，岂不烦碎，心实鄙之，不觉挺之直也。讽愧谢者再三。呜呼，

此皆举措偶失，已不为婢仆所敬，况能使人皆敬之乎？当知人皆敬者，必其真可敬也，不闻温公与刘大谏之事乎？昔温公之赴阙也，卫士见之，莫不以手加额。乃至百姓，亦复遮道告曰：公无归且留，相天子，活百姓。时王辟之过青州，道见村民数百，亦复欢呼踊跃，皆喧传曰：司马作相，吾侪大快活矣。公薨，京师之民为之罢市，而吊鬻衣以奠。四方会葬者，数万人力。至岭南封州父老，亦皆相率而至，炷香於顶相九百余人。非人皆敬之，能如是乎？刘大谏之在宋也，人皆谓：若过南京不见刘待制，如到泗州不见大圣。及薨，耆老士庶，乃至妇人女子、田夫野、市井小民，莫不手持香剂、诵佛书以哭。公门为填壅不得入，因设大炉於厅下，以受其香，香价为之踊贵。非人皆敬之，能如是乎？又如王沂公之在阁下，杨文公性恢谐，一时僚友，无不被其狎侮。至公则曰：第四厅舍人不敢奉戏。陈襄、陈烈、周希孟、郑穆，皆以知天尽性为学，天下之重为己任，士人宗之，号曰四先生。虽诞突盗傲，不可率者，亦不敢失礼於其门。富文忠公尝乘小橈，过天津桥。人随观之，市中为之一空。徐孝节庐于墓侧，城中之人，日往致敬，市中亦为一空。申颜特立独行，每过市肆，市人为之起。邵康节每出游，城中士夫，无不倒展而迎。此亦人皆敬者，非真可敬，能如是乎？

赞曰：

敬心之生，得於未施。林宗之巾，紫芝之眉。至于君实，走卒所知。匪求于人，人则即之。不然回纥，曷拜子仪。

天道佑之。

传曰：天道佑之之说，即《易》所谓：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之说也。大抵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不言而善应，不召而自来。我果有，以格之；无有，不为所佑也。昔刘器之既登第，不即就选，复归从学，每以漆雕开，斯未能信为戒，大为温公所知。初拜谏官，即抗疏二十有四，甄别朝臣邪正。又抗疏一十有九，论章子厚小人不可用，人皆为缩颈公则不问。及子厚用事，公遂走窜人言，春循梅新，与死为邻，高竦雷化，说着便怕。凡此八州，公历其七，虽盛暑畏途，亦必令所属监督。日行一程，或泛海冒险，人皆谓公必死，公则安然，年八十，未尝一日病。时公贬所，有一纳粟者，揣知子厚意，自求为子厚杀公。子厚即日，自选人擢为本路运判。其人飞驭，径至距公贬所，才二十里而止，明日将有以处公，左右莫不为惧。无何夜半，忽闻钲鸣，则运使者若为物击暴，吐血而死矣。彘使运使不死，公则必死，非天道佑之，能如是乎？庚子舆者，亦吉人也。其父出守巴西，迁宁蜀而卒。子舆扶护而归时，秋水方壮，澍微露水面。而瞿唐之流，尤为湍悍，天又欲雨，舟人大惧。子舆因仰天大哭，一恸未终而水已退，减二十余丈。既过，水复如初。彘使水不退减，事知如何，非天道佑之，能如是乎？当知天道佑之，特在我而已耳，况忠孝者，百行之冠冕乎？所谓善者，此其首也。

赞曰：

天者公理，当然而然。非有好恶，孰司其权。与善辅德，助顺尚贤。惠迪之吉，动相周旋。谁佑我者，在己之天。

福祿随之。

传曰：诗曰：乐只君子，福祿申之；乐只君子，福祿膺之。此即篇中随之之说也。大抵善人君子，其吉祥恺悌，足以招致福祿。是故所至不求而自然来，宜有若随也。昔富郑公以直言危论为谏官，既知制诰。宰相不悦，因荐公使不测之虜。时欧阳文忠公上书，引卢杞荐颜真卿使李希烈事，言宰相欲害公也。书入，不报及公使虜一言之间，乃能使虜之君臣，相与诵公之言，修好中国、不用兵者，几百余年。使回除枢密直学士，又除翰林学士，又除枢密副使，皆力辞不受。踰月，除枢密使，又辞。上必待公，辍班乃坐。岂非福祿随之而然乎？此固大福大祿，非粗能有成者之所敢望。然各在其身言之，但凡有成，皆福祿也。医官甄百里者，本鄙野庸夫也，然能善用其心，病无大小，皆急赴之。一日，上不豫，或荐其能，一服果愈。於是宠冠诸医，出入宫禁半年之间，金如熟薄所积，已二万余片。酒如上樽，亦常贮三千余（）。此虽未足，谓之福祿。然在甄身，比之曩日，非福祿乎？当知福祿随之，亦在我而已耳。

赞曰：

颜天陋巷，夷饿首阳。贫归原宪，刑及范滂。福祿之应，几於反常。当知数子，日月争光。此福此祿，千载明昌。

众邪远之。

传曰：众邪者，不正之类也。其类不一，故曰众邪。大抵邪正殊途，势不两立。正之所至，邪自不容。譬如日轮照於冰山，日固自如，冰当自释。所谓远者，求之于古，如禁咒之不能加显，素娥之不敢出梁公是也。昔道士陆修静等，善咒术，能咒僧衣鉢，及宫殿梁柱，皆飞举振动，高自矜夸，以为神仙辈也。时法师昙显闻之，斥曰：尔曹未遇劫敌，敢以小术自肆？遂以稠禅师袈裟置地，使咒之，道流并力作法，逾时不能动。显即自取置梁间，使咒梁柱，亦不能动。修静等惭缩无人色。如武三思，尝买得一妾，名素娥，真绝色也。每宴朝士，出以自夸。一日，约狄仁杰。仁杰将至，娥遂深匿不肯出。武入呼之，则入堂奥隙中，声若属丝曰：妾本花月之妖，梁公正人，何敢出也。自此遂不复出。求之于今，如方公诸君是也。若方谦之者，清静自居，味道为乐者也。时所居之方，多病山疴。谦之书名与之，无不立愈。或请其方，谦之曰：尝闻心正，可以治邪。吾居贫，无财可施，但日诵法轮《道德经》，随喜众善，慈悲靖恶，自谓可以自治，亦可治邪，如是而已。此则见名而远者也。张乖崖者，始终挺然，无所屈挠者也，与高士傅霖相善。一日，款于近郊，夜饮剧谈。时彼方大疫，诸邻多有病者。是夕如洗，顿然皆愈，明见鬼物云云。若为二公而去，此则闻声而远者也。彭公达者，淡然寡欲，廉谨不苟者也。尝知湖州，州宅素号多怪，前後守臣，不获安处。及公到官，乃至解去，未尝问其怪之有无，其怪亦不敢辄呈伎俩，始终帖然，殊无小挠。此则见之而远者也，非我有以服之而然乎？至於张玄感之任淮南漕也，则不然矣。到官之後，日为鬼物所挠。时有一武弁善治鬼，因命治之。既至，叱曰：运使尊官，朝廷重任，尔等何鬼，辄敢干之？鬼乃大笑曰：我岂比你班行，苟且取奉，以求荐举。自此益涂糊上鹵下突不可制，岂非两皆无以服之乎？

赞曰：

有道之世，其鬼不灵。清明在躬，物无遁情。无邪尔思，所存者诚。泰字既定，迅雷不惊。是气无馁，何物敢撓。

神灵卫之。

传曰：神灵者，聪明正直者也，在处皆有之也。所敬者道德，所与者忠孝，所契者正直，所取者阴德，然则人其可无是四者乎？苟果有之，神灵无不卫也。昔韩魏公自成德移帅中山，将至沙河。前驱回白：水暴至，不可前。公曰：业已至此，避之何益？命速具舟。既济，行李未绝而波涛如山，後骑犹有未得渡者。时徐济之民，皆见公方渡时，有神龙偃截上流，水为之立浅。梅公仪尝知滑州，夜报河决。公即躬率官属，分役兵夫，夜趋河上，随处堤塞。正窘急间，明见一白须老人，载一舟稽秆，往来佐助。意其豪民，心大喜之。及水定，天亦晓，命史请之，则白须老人不复见矣。此皆神灵卫之者也。

赞曰：

神之为道，聪明正直。洋洋在上，鉴临微侧。呵禁不祥，以奉有德。匪求于神，彼则受职。恶人反是，神所罚殛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五竟

©版本号 #1

★由 Li 创建于 14 七月 2023 15:45:26

✍由 Li 更新于 14 七月 2023 15:45:36